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

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

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  
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  
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  
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  
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  
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  
馬灞澹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  
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

兼澄尚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  
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  
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  
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  
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也先臣勤王  
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  
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  
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

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  
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  
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  
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  
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  
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楚  
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  
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

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

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



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  
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  
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  
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  
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  
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  
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  
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

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  
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  
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  
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為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  
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  
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  
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  
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  
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  
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  
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  
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  
為諮議叅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

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  
兩全之既得立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  
人入江也立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  
竭立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  
之所鎮路經夏口立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  
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惶  
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立

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

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  
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  
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  
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  
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  
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  
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司馬刁

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  
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  
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  
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  
上禎祥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  
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  
怨恐事不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  
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

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感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為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



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立降立至新亭元顯自潰元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摠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立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立入居太傅府  
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叅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  
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  
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為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  
中軍將軍領選脩為右將軍徐克二州刺史石生為前  
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謚

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立讓丞相自署  
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  
班劔為六十人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立將出  
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謚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  
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為心立善其對  
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  
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  
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

思歸一統及立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粗備  
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  
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立令賑貸之  
百姓散在江湖採稻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  
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立又害吳興太  
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  
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  
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

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立諷朝廷以已平  
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  
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立以豫章改封息昇桂  
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溫諱有  
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  
二年立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立本無資  
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

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  
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  
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  
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  
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  
慟哭既而收淚盡懼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  
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

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謚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立屢偽讓詔遣百

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鑿與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  
南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刁逵為  
中領軍王淑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衛皇甫敷為右衛凡  
眾官合六十餘人為楚官屬立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  
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立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  
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  
南蠻叅軍庾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為  
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



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之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之眾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立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立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立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立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

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  
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  
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  
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  
名為克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  
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  
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  
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

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言  
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立矯制加其冕十有二  
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  
車置旒頭雲罕樂儻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為王后世子  
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立乃多斥朝臣  
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謚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  
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  
于琅邪廟初立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

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立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立僭偽位立偽讓朝臣固請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立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立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

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  
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  
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立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  
感胡能無慨投袂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  
德遺愛之利立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  
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  
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  
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

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  
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  
統貞符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  
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  
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  
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  
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歷數唯既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

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單  
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  
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  
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  
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  
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  
晉氏欽若歷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

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  
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為零  
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  
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  
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  
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  
為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  
故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



新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啟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為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班劔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為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陵為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令崇桓謙母庾

氏為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  
守衛四十人立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儀飾皆傾偃  
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顏四  
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蕪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  
轎車亦王莽僂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  
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  
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  
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

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立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為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立大綱不理而糾擯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

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

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募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

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  
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  
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  
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  
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  
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  
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  
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

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帛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  
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  
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  
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  
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  
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  
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幾立行臺總百官



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

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  
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  
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  
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  
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  
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  
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  
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

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勅罷之更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

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譚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立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

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中聖旨於何無  
忌立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  
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  
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立戰於崢  
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立兵甚盛而立懼有敗衄常漾輕  
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立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立故將劉統馮稚等  
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

之立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立艦求  
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立奉二后奔于夏口立入江陵  
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立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  
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立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閣  
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立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  
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  
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  
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為立屯騎校尉誘立以

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  
斃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  
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  
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  
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  
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  
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

十日而冠萎具及立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眾沮中為立舉哀立喪庭偽諡為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立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



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  
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  
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  
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  
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  
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  
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  
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

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偽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

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  
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  
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  
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涓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  
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  
毅於臨章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  
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  
斬亮於益陽其餘擁眾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

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  
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  
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  
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  
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  
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

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玄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

以範之為尚書僕射玄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叅軍甚相賞待俄轉詔議叅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馬玄

甚悅之以為諮議叅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立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立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立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立為劉裕所敗隨立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

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  
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  
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  
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  
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  
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  
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  
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  
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  
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  
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  
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  
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  
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  
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

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  
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  
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  
中命文人殷闡孔窻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  
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  
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  
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  
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

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  
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  
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  
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  
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  
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醬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頽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閤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兇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  
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晉書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

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恆縣  
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  
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  
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  
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  
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  
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  
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

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  
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  
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  
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  
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  
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  
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  
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  
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  
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  
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  
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  
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  
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  
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

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  
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  
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  
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  
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

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  
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  
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  
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  
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  
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  
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  
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

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  
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  
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  
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  
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  
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  
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  
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

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  
長史曹窳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  
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  
窳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  
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  
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  
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  
勸彌徵曹窳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

疑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

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  
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  
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  
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  
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  
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  
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  
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



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  
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  
一時熾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  
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  
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  
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  
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  
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

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  
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  
前將軍趙驥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  
昌遣其將軍黃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  
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  
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  
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驥害羊伊進攻襄陽  
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偽置守長當

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  
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  
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  
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  
蒯桓皮初等率眾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  
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  
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  
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

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  
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  
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  
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  
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  
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  
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  
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

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  
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  
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  
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  
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  
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  
遠巡鑿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

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  
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  
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  
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並偽從之  
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  
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  
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

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  
敏命寮佐以己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  
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  
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  
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  
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  
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  
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



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  
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  
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  
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  
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  
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  
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  
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

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

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  
闕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  
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  
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  
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  
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  
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

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闓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頰頭視書康揮刀斬之

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  
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  
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  
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  
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  
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  
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  
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

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  
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  
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  
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  
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  
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  
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  
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

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  
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  
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荊州賊王沖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曾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沖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為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弼乘勝擊曾  
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  
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  
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鳴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  
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十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  
王廙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  
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

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  
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盾皆乞曾  
以復寬於是斬曾而昌盾鬻其肉而噉之

###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  
符節令父聆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  
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

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驥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驥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

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城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眾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鑿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

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  
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  
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  
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  
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  
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  
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  
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

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  
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  
吾衆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  
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歟思善之衆  
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  
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  
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於大



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  
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  
進宜為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  
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  
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  
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  
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

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  
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  
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  
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  
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顯顯十餘萬口亦勞瘁於  
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  
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  
呈笈書并上言曰笈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

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  
李驥為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  
歃血義誠慷慨會驥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  
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  
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  
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  
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

射鉤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一匡之美譽况弋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為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弋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弋已東監軍弋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弋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

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殺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牙爪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

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  
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  
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冀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

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趾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  
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  
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  
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  
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  
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  
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



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

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噍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

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  
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  
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  
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  
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  
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

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  
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  
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  
約謂為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  
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  
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  
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  
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

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盾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滕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

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  
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  
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  
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  
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  
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  
胡初遯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  
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

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逝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

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恐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廻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



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

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

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眾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

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  
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  
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  
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  
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  
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  
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

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  
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  
王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  
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  
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  
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  
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  
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

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  
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  
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  
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  
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  
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  
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  
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

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盾敗之峻望見盾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虔亭壘督護李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

走延陵李閔與虔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  
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  
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  
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  
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  
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  
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  
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



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鞞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

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子恭死秦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  
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  
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秦行鬱林太守南  
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秦善言於孝武帝  
以秦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  
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秦私  
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

放之驃騎詔議周勰等皆故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秦求其祕術秦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

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僂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

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簾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

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

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  
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  
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  
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  
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  
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於是漸衰弱復泚海  
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

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  
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  
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  
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  
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  
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



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  
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

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柵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

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  
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  
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  
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  
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  
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  
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

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  
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叅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  
暉等領諸縣民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  
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  
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  
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

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叅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

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馬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彭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軌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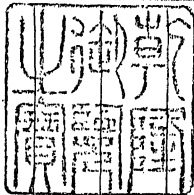
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  
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  
甚因投縱以劔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  
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  
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

耽於越僞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

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鳩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  
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  
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  
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  
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  
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  
隙構茲多難存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晉書卷一百

晉書卷一百考證

王機傳機遂入城就納求節○節監本誤郎今從下文  
蘇武不失其節句改正

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到始興州監本訛始到  
興州今從地理志始興州名改正

蘇峻傳峻盡費之矯詔大赦○費監本作廢或又改為  
發今從宋本

於陣斬碩晃等震懼○監本作於陣斬晃碩等震懼各

本同臣龍官按下文尚有韓晃則此時未得斬也當為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之訛耳

孫恩傳南越以外皆歸之○監本脫外皆二字今從宋本增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祖監本訛祖從音義改正又敗循於雷池○綱目作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

乃悉力柵斷左里○臣宗楷按綱目集覽里本作蠡即

禹貢彭蠡今之鄱湖也

譙縱傳齡石師次彭模○彭監本作平本書桓溫傳桓  
率衆西伐軍次彭模唐元和志平模山名周末彭祖  
家於此而亡故又名彭亡後漢岑彭至其地改曰平  
無後人訛為平模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三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張溥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馮培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塤

謄錄監生<sub>臣</sub>符國琛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  
衣皮飡羶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  
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  
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  
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  
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

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

一作絕

地脉苞玄菟

欵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  
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  
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  
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  
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  
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

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聽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  
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  
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  
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  
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  
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  
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  
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

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  
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  
海為之禍首云

晉書載記序